

百味书斋 明斋

读培根



《培根随笔》。资料图


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撰写的散文随笔集之所以天下传诵，四海共赏，自有其因。培根出身华贵，天赋又高，自小起所接受的教育便优于常人，父亲是掌玺大臣，母亲是爱德华六世帝师的千金，父母均谙熟上流社会惯用的典雅华贵的英文语汇，博读神学文学著作，指导儿子读书习作一丝不苟，在语言的习得方面，培根的确得到了父母的真传。

培根开始撰写这部散文随笔集时，精益求精，数十年来，反复修改，直到辞世前还在捧着旧版本和修订的新稿推敲斟酌，直至满意为止。所以，世上通行的版本，均是1625年培根辞世前的定稿本，虽是薄薄的一册，足可震古烁今，沾溉天下士子。著者用心撰写与修订，译者用心翻译与打磨，读者用心品味与赏鉴，三者完美的结合，便构成了人类阅读史上的一段清雅可诵的佳话。

考培根散文随笔集原著，大致有过三个版本，1597年出版了初版本，版式为小八开本，卷首有题词，把该书献给他哥哥安东尼·培根，共收十篇文章，分别是（一）论学问，（二）论辞令，（三）论礼仪，（四）论从者与友人，（五）论请托者，（六）论消费，（七）论养生，（八）论荣誉与名声，（九）论党派，（十）论交涉。十篇文章均文笔精悍，含义丰富，甫一出版，便得到读者青睐，广受社会欢迎。1612年出版了第二个版本，收入文章三十八篇，不仅对原先的十篇文章作了大幅度修改，而且有几篇文章是重新写过的。

后来，培根经历了宦海沉浮，饱尝了人间冷暖，特别是他晚年因参与“专卖法权”以利于王室筹款的活动，被政敌攻讦为贪赃枉法，并经贵族院判处有罪之后，他便绝迹于政坛，专心从事学术研究，潜心修改这部文稿。在培根晚年专心修改文稿的过程中，他不仅沉潜身心，博览群书，含英咀华，汇聚并凝练了先贤们为人处世的智慧，同时也结合着自己一生的荣辱得失与经验教训，深刻反思，总结提炼，用典雅简洁的语言精心撰述，倾心修订，几经推敲增删，终至刮垢磨光，于1625年出版了第三个版本，共收入文章五十八篇——意在为后人开出一张如何做人处世、济世养生、享有尊严且高质量地生活的良方。书前的题词也从“献给哥哥安东尼·培根”改为“呈给英吉利海军大将巴金汉公爵”。

培根在对这部文稿作了最后的


修订并正式出版之后，便因亲自主持一场科学实验活动而感染风寒，由于身体衰弱，终至不治，于1626年4月9日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五岁。水天同先生译本《培根论说文集》“绪论”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培根的《论说文集》可说是少数的‘世界书’的一部，这种书不是为一国而作，乃是为万国而作的；不是为一个时代，而是为一切时代的。”凡是深入阅读过培根这部散文随笔典籍的读者，都会有这样一个共识：对于这部呕心沥血之作，此评并不过分！

季候物语 岑运雄

三九晴 稻发芽

三九，说的是农历九月初九，十九，廿九。晴，没有雨的天气。这是定安农村特别是我老家龙湖镇一带农村老农的口头农谚。这句谚语的意思是说，农历九月初九，十九，廿九这三天都没有下雨，是晴天，那么，到农历十月甚至十一月，水稻因为天气原因会遭水患，浸泡在田间地头，来不及收割直至在田间发芽。我母亲八十多近九十了，对农谚颇有记性，刚好今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没下雨，十九和廿九也没有下雨，她便在闲聊中说出了“三九晴，稻发芽”这句农家谚语来。读者诸君也许不一定亲临目睹过“稻发芽”的情境，我是有过亲身感受的。记得好像是一九七三年吧，农历十月的一天下午，我从当年的居丁公社陈村大队南岭附中放学回家，家里大人都不在家，我猜着他们可能是在连塘田间那边割水稻。赶过去一看，果然，他们和村里一大帮人在水汪汪的田里忙着。低头挥镰的，抬头拖拉稻捆的，一捆捆摆放到田埂上的稻株，已经可以看到嫩芽了。那一年因为“三九”没有雨，到收割时节，风雨多，加上我们村里的水田面积大，播种的水稻也多，特别是那个年代的种子品种都是各自选留的传统稻种，迟熟且抗风雨力差，遇上“三九晴”天气，时常会因为收割不及时而倒伏在田间直至发芽。当今农村，由于种田科学的发达，良种培育技术优良先进，早熟品种的推广普及，晚稻收割时间大大提前，还有现在的农业机械化程度逐年提高，我们村里的兄弟们收割水稻已经不用人工低头挥镰了，也不用人力去挑一捆捆的稻穗到平坡秃岭用人力踩踏脱粒机进行打谷，自然风吹谷粒、人工挑担谷子也已经成为那个年代的历史记忆了，人工人力大大解放，收割水稻，运输谷子，全靠机械了。过去，我们村里的五六百亩水稻集体收割得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现在，我们村里各家各户种植的晚稻，不用两天就可以收割完毕，已经没有稻发芽的现象了。

“三九晴，稻发芽”，是老家农村前辈们经年累月的劳作经验总结，是老农先辈们的劳动智慧的结晶，更是他们用来指导生产的指南。

“三句不离古，离古就困肚。”我们的前辈就是靠着一代一代的传统传承，很坚强很智慧地和大自然抗争着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善于发现自然现象，善于总结自然规律和历史经验，善于利用历史经验指导生产生活已经成为我们的前辈生存生活的意识和技能。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科技日新月异，但是，老家前辈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意识和实践探索精神也许应该值得我们一直传承借鉴，推陈出新吧。

如歌行板 韩芍夷

到月亮湾看海

从铜鼓岭上看月亮湾，是一个缩小数倍的月亮形的海湾，茂密、完好、墨绿色的海防林带，白色的沙滩带与碧玉似的大海，就很让我向往，想想就要到它的跟前，深入它的肌理，心速莫名地加快，仿佛要去见一位仰慕已久的伟人！

按导航，我们到了月亮湾的一个人口。这是一个没有开发的自然景点，沿着一条斜坡直走，便可到海边。站在坡上，眼前阔大的海滩让我惊叹：原来沙滩也可以这样辽阔。我走下去，瞬间觉得自己很渺小，如同站在沙海中的一个点。往右看，远在天边黛色的铜鼓岭的轮廓隐约可见，从铜鼓岭看月亮湾及从月亮湾看铜鼓岭，这两种互看，有天壤之别。有四轮摩托车在沙滩上奔驰，驰过的风，呼啦啦的，酷极了！粉尘似的沙细，自不必说，但还是很奇怪沙为何这样细，是地质结构的碾压造成的？是风吹雨打、电闪雷鸣的杰作？对地理地质外行的我，这些问题都应列入十万个为什么。

我们是下午三四点钟到的，这个时间点，大海退潮了，湿的沙滩上，不少拖家带口的人们，或在海边游泳，或在海边玩水、拾海贝，或坐在沙滩上看海景、拍照。有一个一两岁的男孩在父母的看护下，在沙滩上爬行，神态呆萌。最引起我兴趣的，是不少戴着竹笠的本地渔民，弯着腰，一手拿一个红色塑料篮子，一手在有浅水的沙滩上挖拾螺。我凑过去看，是很小的螺。“请问，这是什么？”我问一位正在低头拾螺的渔民。“海瓜子螺。”他连头都不抬，手快速地运动着。形状果真像瓜子，螺壳的颜色有些白有些浅黄有些灰褐。“这么小，怎么吃？”我又问。“主要是煲汤呀，煲冬瓜苦瓜都行。”拾螺的渔民直起腰，把塑料篮子里的螺倒入一个白色的塑料桶里，装着水的桶里已有半桶螺。我脑子里立即搜出海螺汤的味道，尤其是吃海南腌粉到最后，浇上少量卤的海南粉，倒入一两大勺漂着葱花的海螺汤，那是我的最爱，每每想起它，都勾起我去吃海南粉的欲望。靠海吃海，是当地渔民的生存之道，也是大海对人类的馈赠。


其实，我不止一次到月亮湾，只是每次到月亮湾看海的地方不同而已。

月亮湾这处纯净的胜地，全长约有11公里，东临南海，南抵宝陵河入海口，北至白土村，从不同的地点，看到的海况不一样，景色也不一样。在月亮湾岸边通往海滩的栈道或观海台，可以尽情地享受月亮湾的景致，感受大海情绪的温柔或暴躁，把大海24小时颜色的绚烂变化，尽收眼底。

我第一次在月亮湾看海，就是在观海台上看的。在那里看海，看到的是披上季节外衣的海，不用说海景会按季节变幻，即使同一天中，清晨的曙光初露与夕阳西下的晚霞，都千变万化。地理意义上的海上



月亮湾。资料图

景观，留在心中的是博大与无垠，这种人与自然的观照，得到的视野与感悟，这一趟，也就不白来了。站在观海台上，沐浴在海风中，在一呼一吸中，吸纳大自然的气息，与天地相通，与潮汐合拍，不负人与自然的这份相处之缘，相伴安生，也是一种福气。不是每个人都能深入大海，能在海边与之亲密接触，已是美丽的遇见。在亘久、永恒的海陆衔接处，这种孤绝艳遇是多么不可求！好在自然的江海山川是无私的，它们不会向人类索取，只会给予。你看它们的辽阔、壮美、静默、怒吼，都是真实的呈现，它们给予你的美感、愉悦、启示，你都可全单照收，再慢慢用心去品味，去丰富！一次看不够，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市井烟火 丁太如

老家的声响

活了八十多岁，最期待的就是回趟老家，跟做梦似的，月亮一出来，就想起村头那扇柴门，推开门该是啥味儿？该是柴火烟混着泥土的腥气吧？年轻时总想着往外跑，老了才觉出，回趟家咋就这么难？一年的，要么忙着地里的活，要么给娃们带孩子，心里早定下的归乡日子，总被杂事搁着，跟井里的水桶似的，悬着落不下来。

老家后头的山谷，年轻时可热闹了。我跟村里的愣小子们在坡上跑，喊一声，山那头就“嗡嗡”地应回来，伴着松树叶“哗哗”响，还有溪流流的“叮咚”声，能传老远。现在在城里待着，耳朵边全是汽车“呜呜”叫，吵得人脑仁疼，再也听不到那样干净的声响了，跟被棉花堵了耳朵似的，闷得慌。

村头那口老井，可是咱们村的命根子。早年间，天不亮就有人挑着木桶去担水，桶沿撞着井壁“当当”响，你一言我一语地唠着庄稼收成、家里娃的亲事，那声响比戏文还热闹。这口井，养活了村里一辈辈人，我小时候还跟着爹去挑水，井绳磨得手心发疼。现在听说井台边长满了青苔，水也没以前清了，可那些脚印还在，跟刻在那儿似的，数着我走了多少年，村里又添了多少事。

当年离开家的时候，还是冬天，手心里揣着娘给的烤红薯，凉了之后的寒气，好像到现在还没散。这几十年，在外面种地、打工，啥苦都吃过，手里的锄头换了一把又一把，拿起笔写字倒觉得沉得慌，哪像年轻时，在地上划拉都能写半天。我常坐在城里的楼底下，晒着太阳，跟老家的山、老家的井说话，耳朵听着远，心里却近得很，好像能听见风刮过村巷的声音，听见井边有人喊我的小名，听见爹娘在村口盼我回家的咳嗽声。

累了就想起老辈人说的，陶渊明那老头，种着菊花开心着。我没那么多文气，就想回老家的地里种种菜，守着院子里的老槐树。直到前年秋天，实在熬不住了，让娃们送我回去。车子一进村子，看着熟悉的土坯房、田埂路，眼泪就忍不住往下掉。村口的老槐树还在，枝丫比以前更粗了，田埂上的野草跟我小时候见的一样，疯长着。爹娘不在了，可他们住过的屋子还在，皱纹里的牵挂，我这把年纪才真懂。

以前在外面受了难、迷了路，就盼着家里的信。爹不识字，让村小学的老师代笔，就写“井还在，槐花开得香”；娘会自己画个小记号，告诉我“屋里的被褥晒过了，回来就能睡”。那时候不懂，现在才明白，老家哪儿也没去，就藏在这些话里，藏在山谷的声响里，藏在老井的青苔里。

活了一辈子，才知道老家的声响，不是喊一声的回音，是心里的念想。是地里庄稼长的“滋滋”声，是娘烧火做饭的“噼啪”声，是爹挑水时的“吱呀”声。往后的日子，我就守在老家，天天听着这些声响。只要这些声响还在，我这把老骨头就有根，心里就踏实。